

憶「獨臂將軍」葉選寧

愉韻度曲 梁君度

翻看記者索有為的《索聞索見》，裏頭有篇告別「獨臂將軍」葉選寧的文章。一看才驚覺：葉選寧已經走了整整十年。

2016年7月，廣州殯儀館白雲廳，他的告別儀式上有一副輓聯：「仰無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在場許多人都說，這就是他一生最好的寫照。

葉選寧，葉劍英之子，原總政聯絡部部長。右臂因工傷致殘，1988年授少將銜，人稱「獨臂將軍」。之後練出一手剛勁瀟灑的左手書法。黃永玉評他：「格局嚴謹，用筆鬱沉，不從流俗，循尚規矩，是少見的。」

我認識他，是1978年。那天我哥梁令請葉選寧夫婦和黃永玉夫婦來廣州家裏吃飯。葉選寧是我哥的好友，黃永玉是我父親的好友。席間聊起上世紀四十年代黃永玉和我父親在香港「人間畫會」的往事，也聊書法。我哥哥是麥華三的弟子，我亦是麥老入室弟子，自然聽得入神。1987年我移居香港，之後再沒見過他。

1991年，我和美籍華人陳本昌夫婦應中國國際友好聯

絡會邀請訪問北京等地。在人民大會堂四川廳見王震副主席，沒想到葉選寧也在——他時任聯絡會副會長。會談中，他竟離座過來，坐下遞我一支煙。我驚訝：「見國家主席還能抽煙？」他淡淡一笑：「沒問題，以前主席、鄧公見外賓也抽。」他問我哥移民美國的事，說：「你哥寫書法、畫國畫，去美國有什麼用？」我說他主要還是留在廣州。確實，我哥只是每年去一趟美國看女兒和外孫。說到底，是書法把我們連在了一起。

多年後，聽劉伯承之子劉蒙將軍說起，葉選寧是因肺癌去世的。劉蒙講，他當年右手傷殘，醫生建議高位截肢，說晚年會少些痛苦，他沒同意。後來手臂常疼得夜裏睡不着，就用左手練字。

他最喜歡用行書寫「晴耕雨讀」。這4個字，根植於中國的耕讀文化：晴天下地，雨天讀書，物質與精神都不偏廢。源頭可追溯到諸葛亮當年在隆中的隱居——「樂躬耕於隴畝兮，吾愛吾廬；聊寄傲於琴書兮，以待天時。」

「晴耕雨讀」是一種穿越時間的生活哲學。既要腳踏實地，也要靜心讀書。

我想，這也是深藏在葉選寧心裏的哲學。

姚弦雅音 姚珏

5月是春天的季節，這段時間我率領香港弦樂團在內地巡迴，今年的巡迴有很多的第一次。最重要的就是5月3日晚上，我們又登上了國家大劇院的舞台，首次參加5月音樂節的演出，我們的演出票全部售罄，讓我們大受鼓舞。聽完演出後，不少觀眾都表示很喜歡，我們代表香港特區有自己多元且中西融合的獨特風格，主題是「從蝴蝶夫人到梁祝」，既有「香港電影金曲回響」串燒，又有中國民歌組曲，還有意大利普契尼歌劇的選曲，當然還有中國弦樂的經典名作小提琴協奏曲《梁祝》。整場音樂會讓觀眾都能近距離感受到我們的心連心，用音樂帶領他們乘坐「香江號」乘風破浪穿越中西古今，感受到「人生可以更美」。

國家大劇院的5月音樂節目前是中頗具盛名的國際級音樂節，也是每年春天很多文藝青年的固定期待，它打破了古典樂的「高冷」印象，又讓音樂走進平凡生活。我也是長期致力於音樂走入基層，因此我很榮幸第一次率領香港弦樂團參加5月音樂節，相信也是第一個香港特區的西方弦樂團受邀參加這一盛會。今年的主題是「弓弦與玫瑰」，以紀念莫扎特誕辰270周年，除了本土名家，更有國際大師加盟，鋼琴大師安德拉斯·席夫攜安德烈亞·巴爾卡室內樂團獻演，柏林愛樂鋼琴四重奏、柯達伊四重奏、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室內樂團等輪番登台。特別今年5月音樂節還會有十餘場

五月音樂節

「藝術惠民」公益演出，會讓古典音樂走出劇場，走進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我一直以來的初心也是如此，正如我第一篇專欄所提「授人玫瑰手有餘香」，音樂的美好就是在於共享精彩，正如莫扎特曾經說過：「我心中的歡樂不是我自己的，我把歡樂注進音樂，為的是讓全世界感到歡樂。」

音樂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為人們帶來美好和共鳴，這在我們的巡迴中一直都有更深的體會。5月1日巡迴第一站我們就來到了阿那亞·金山嶺，在山谷音樂廳草坪舉行了兩場戶外音樂會，我們也是第一次舉行戶外音樂會。同時這也是當地無邊山谷「山野狂歡季」的一部分，我們應該也是參與這項活動的首批香港藝術家。

阿那亞·金山嶺位於北京密雲與河北承德之間，阿那亞來自梵語阿蘭若，意指「人間寂靜處」，找回本我的地方。這個企業是想打造具有深厚情感價值和高度精神價值的生活方式品牌，以「人生可以更美」為品牌理念。阿那亞·金山嶺與金山嶺長城遙相守望，邀請著名設計師設計建築，並舉辦多元藝術活動，打造藝術度假名片。我覺得這個社區有一個理念很值得大家思考，就是未來的生活社區關係，很重要的會基於文化和價值觀上的新型親密關係，因為物質上極大滿足的當下，人們對於美好生活的追求會越來越強。不管是5月音樂節還是阿那亞的戶外音樂會，都是通過音樂拉近與大眾的距離，為人們提供沉浸式的交流，更好地幫助人們發現和感受「人生可以更美」。

差點兒對着警官們唱歌

想入飛飛 鄧飛

上周在香港警察學院為幾十位警官做講座，分享我對新世代青少年價值觀變化的看法。其中提到《少年壯志不言愁》這首歌，我介紹給警官們，這是其中一首被視作內地公安警察之歌的歌曲，下次回內地交流，不妨學唱一下。當即有警官打趣地問：「你哼兩句來聽聽。」哈哈！我差點兒忍不住真的唱了，奈何有自知之明，歌喉不算悅耳，還是閉嘴，改口提醒大家，不如上網聽聽。

我之所以說是其中一首，因為心裏還想着另外一首更早的歌：《駝鈴》。但後來一想，這一首更加陌生，選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影視《戴手鐐的旅客》的插曲，電影情節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得清，不像《少年壯志不言愁》，來自電視劇《便衣警察》，這個劇名不用解釋，香港警官們都能明白什麼意思。

我提這些歌曲和影視，不僅僅是因為它們以內地公安警察為主題，更重要的是，我想強調的是，不同的世代，有着非常不同的「集體回憶」和生活時尚。因此，如果要做Z世代，乃至任何世代的工作，首先不要以自己世代的時代想法、文化記憶、生活習慣和價值觀來推想對方，而是先蒐集資料，了解一下對方有什麼獨特而迥然有別於自己的想法、記憶、習慣和價值觀。別說對上述內地曾經流行的歌曲影視沒有認識（其實內地年輕一代一樣沒有這方面記憶），就算同為香港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非常流行的警察電視劇《新紮師兄》（嚴格來說是Cadet School學生，今天也沒有了），尤其主題曲《伴我啟航》，非常陽光氣和正向價值，但今天年輕一代也沒有這方面的文化記憶。

我們要承認一點，不同地域，固然存在差異，但不同世代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於不同地域乃至不同國家相同世代之間的差異。韓國的K-Pop、日本的動漫、中國內地的短劇，可以說橫掃世界，在某幾個世代當中尤其流行，跨國亦然。

每一代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歌、自己追過的影視、自己獨有的生活煙火與青春記憶。我們年長一輩念念不忘的經典金曲、舊日劇集，在年輕人眼裏或許陌生又遙遠；而年輕人熱衷的潮流文化、網絡熱梗，我們有時也看得一頭霧水、摸不着頭腦。這從來不是誰對誰錯，只是時代流轉帶來的正常改變。想要真正做好青年培育的工作，從來不是用我們的舊記憶去要求他們，而是放下固有思維，先靜下心走進他們的文化世界，懂得理解、學會傾聽，才能真正拉近距離，彼此交心相融。

美玲的金曲夜

爽姐私語 林爽兒

早前聽完吳仟峰（仔哥）的「演藝舞台60載榮休演唱會」，正覺得意猶未盡之時，才醒起兩個星期後又有機會聽仔哥再演唱，他是應邀參加鄧美玲第十一屆的「玲瓏金曲夜」的演出。之後，我又出席仔哥的80歲壽辰慶宴。與仔哥頻頻見面，聽他的演唱實在太有福利了。儘管他已作樂休打算，但身邊所有人見着他，尤其是生辰宴上，不少好拍檔都拉着他，希望能與他再唱一曲，再演一場對手戲，見到大家的盛情，仔哥只會笑着點頭，笑着應允。

再說鄧美玲的金曲夜，仔哥亦參與了，在眾多花旦中，就只有鄧美玲如此有心，開始的時候覺得演了那麼多年戲，想自己檢視成績，於是邀請了多位文武生，包括吳仟峰、李龍、龍貫天、阮兆輝、劉惠鳴分別挑選喜歡的曲目，讓觀眾為她在金曲夜評分，也鼓勵她在舞台再創佳績。不過，美玲認為這不變的陣容，每一位前輩的支持已令她非常感動，實不能用言語形容。

美玲與仔哥的合作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他是她第一個在戲院（南昌戲院）合作演出的文武生，因為這個聚會凝聚力量，鼓勵大家努力加油！



鄧美玲（中）的金曲夜名伶齊撐場。作者供圖

清遠·河中溫泉VLOG酒店

路地觀察 湯煥光

在清遠的溫泉之旅中，我們還去了另一間清遠·河中溫泉VLOG酒店。這間酒店與三禾稻里的精緻鄉村風格不同，走的是全方位家庭度假路線。

據了解，酒店前身是一片沿河而建的荒地，開發商看中這裏的天然溫泉資源，於是打造成一間大型溫泉度假村。現時酒店分為幾個區域：主樓客房區、獨立別墅區、大型戶外溫泉湯池區、親子草地及農家體驗區。整體分布寬敞，適合家庭客群，也適合公司團體或長期旅居。

我們一家兩個小朋友，單是在那片草地上跑跳、踢足球、看農家動物，已經玩了大半天，體力消耗得乾乾淨淨。對家長來說，這絕對是最大好處。

當然，主菜始終是溫泉。除了房間內自設的溫泉池，酒店的最大賣點是大型戶外溫泉湯池區，裏面甚至有漂流項目，小朋友玩得

得不亦樂乎。泳池部分也是暖水設計，全天候都適合不同人的需要，這點非常貼心。

不過，回到正題，酒店有一個明顯的問題——設計品味有待改善。這也是內地不少景點的通病：庸俗的美學——沙池竟然是粉紅色的，樹上掛着寫有中文字句的熒光燈，完全破壞了整個園區的自然美感。

坦白說，在清遠其他景區，這種情況並不罕見。例如另一個著名的古龍峽景區，竟然全區都用恐龍作為標誌。你可以想像一下，一個充滿自然色彩的瀑布群，旁邊硬生生擺了幾隻生硬、與環境格格不入的恐龍模型，真是大煞風景。

明明擁有成功的自然資源，卻偏偏要加入這些不倫不類的人工裝飾，實在令人無奈。如果這些「人工味」能夠改善，內地景點才能真正擺脫庸俗的模仿，走向精緻與高級。否則，再好玩的酒店，也難免令人留下一聲嘆息。

百家廊 陳麗君

那天是母親的生日，我在外地出差，依照慣例給母親打了個電話遙祝她老人家生日快樂。臨了時母親突然支支吾吾地說了一句：「妹子，要不……你給我買罐咖啡吧。」「啊！你說要買啥？」我以為自己聽錯了，趕緊又問了一遍。「就那年在你那兒喝的那個苦湯子，你說叫什麼咖啡的東西。」母親那邊的聲音明顯變得更細了，甚而還帶有點局促不安的意味兒。啊！咖啡，母親竟然主動提出她想要咖啡！這可真是一件罕事呀！要知道，母親從來都是那個「什麼也不要」的人啊！

記得每當逢年過節，我們兄妹問她想要什麼，她總是那句：「沒有，我什麼都不缺。」這話說了十幾年，日子久了，母親便成了家裏最不需要操心的人——她好像真的什麼都不想要，更沒有什麼特別喜歡的東西。漸漸地，我們也就習慣了忽略她那些沒說出口的小心思。

可她突然說要喝咖啡。母親什麼時候愛過咖啡的呢？我坐在沙發上想了好久，總算記起來了。那是幾年前冬天的一個周末，她來我家閒坐。當時我正在喝咖啡，她瞧見我捧着個白瓷杯子發呆，湊過來問：「這是什麼湯呀？烏漆墨黑的。」

我笑着把杯子遞過去：「這叫咖啡，媽嘗嘗？」母親接過去幾大口喝了個底朝天。我忘了問她好不好喝，她也沒吭聲。這事就像一片落葉掉進水裏，沒帶起一點聲響就不見了。後來我去逛超市買咖啡，也從沒想起要給她捎上一包。所以當母親

咖啡裏的春天

主動提出想喝咖啡時，我站在酒店窗旁愣了半天——母親竟還記得那杯咖啡。

偏偏那天趕不回去，快遞也來不及送。母親在電話那頭一如既往地呵呵笑着說：「沒事沒事，那東西又不是飯，非得吃才行。」可我心裏像壓了塊石頭，整晚翻來覆去睡不着：這麼多年，我竟沒發現母親喜歡咖啡。回到家第二天，我直奔超市，抱着兩罐咖啡往媽家跑。老太太接過罐子手忙腳亂地沖了一大杯，然後捧着杯子湊近聞了又聞，眼睛便笑成了兩道彎彎的月牙兒。

從那以後，無論去哪但凡看見新口味總要往家帶。媽每次接過包裹，皺紋裏都漾着笑。最叫她歡喜的是託朋友從馬來西亞帶回來的榴槤咖啡。老太太喝得眼睛發亮，一個勁問：「這東西真不貴啊？哪兒買的？」當得知是從馬來西亞購來的，她趕緊補了一句：「其實也沒有多特別，咖啡嘛，喝多了都差不多。」

我看着她歡喜又小心翼翼的神情，不禁喉嚨發緊。是啊，當媽的都這樣——明明喜歡得不得了，一聽是外國購來的，第一反應便是貴，而太貴的東西她是決計捨不得兒女去花這個錢的。

回到家後我急忙給朋友打去電話：「能不能幫忙再帶幾包榴槤咖啡？」回覆是：「帶不了，最近沒有計劃過去。」放下手機，我懊惱地直拍大腿：當初怎麼就不捨得多買幾包呢！說來也巧，沒過幾天社區門口新開了家咖啡店。我拉着母親去嘗嘗鮮，母親拿着那眼單看了又看，最終她要了杯最便宜的美式。當那熱乎乎在白瓷杯

捧在手裏，母親低頭抿了一小口，眼角立刻漾開了笑紋：「哎，這個跟那年在你家喝的一個味兒！」

我心裏忽地輕鬆了——老天爺到底沒讓媽失望。人上了歲數，能盼着的事情不多了。一杯熱咖啡，竟成了她心裏實實在在的念想。看她那小口小口抿着咖啡的滿足勁兒，我這當女兒的心裏也跟着暖和起來。母親捧着杯子，那雙布滿皺紋的手搭在杯壁上取暖。陽光穿過玻璃窗照進來，咖啡的熱氣嫋嫋升騰，模糊了她笑盈盈的臉。我突然明白，母親不是真的無所求，只是她把所有的喜好都藏起來了，藏得太深太久，漸漸地連她自己也都快忘了。

從那以後無論去哪，我的行李箱裏都會有幾包當地的特色咖啡，朋友笑話我成了咖啡販子，我只笑着不答——他們哪知道，寄回家的每包咖啡，都是女兒遲來的惦記。是的，母親老了，像棵褪盡了葉子的老樹。可一杯熱咖啡下肚，她眼裏就能冒出光來。原來那些我們以為微不足道的小事，恰恰是她們暮年最大的歡喜。

前些天出差，臨行前特意繞去咖啡店。店員正磨着新到的豆子，咖啡香濃郁化不開。我深深吸了口氣，忽地想起母親那天坐在那裏捧着咖啡時的模樣；這香氣裏裹着母親的笑臉呢。原來兒女能給母親的春天，有時就藏在一杯熱咖啡裏，暖着手更暖着心。

往後歲月，只要母親還願意喝，我就會一直給她買。因為世上最美的春天，就在母親捧着咖啡杯時那舒展的笑臉上。

愛喝凍檸茶的香港人

鵬情萬里 趙鵬飛

昨日立夏，天氣像是滾水燒開，忽一下就已熱浪蒸人。冷氣機一刻也不能休息。我不喝凍飲，連日也破了戒，叫餐時接連跟了凍檸茶。與其說是消暑，不如說終於在煙火平常中漸漸地入鄉隨俗。

與加班醒神的續命神藥咖啡相比，凍檸茶才是香港人續命水。不分早晚、不分季節，也不分男女老少，幾乎餐餐都要喝一杯。初到香港時，並不理解，每每要熱檸茶，總惹得四周側目。更有一種不解，凍檸茶上桌後，本地朋友總會不約而同做一個動作：用杯子裏的長柄湯匙，猛戳沉在杯底的檸檬片，直搗得果肉模糊，方渣住吸管輕輕吸一大口，連不經意間的啞嘴習慣，都如一貫。後來才弄明白，大部分港人喝凍檸茶是來自養成。

香港是典型的海洋性亞熱帶季風氣候，四季炎熱，加之人口高度密集，熱島效應顯著，一日三餐，加兩蚊要一杯凍檸茶，自然得像湖南人要加辣四川人要加麻一樣，深入骨髓。夠水平的凍檸茶，茶湯呈琥珀色，清亮透

徹，浸在冰粒間的金黃檸檬切片，排列齊整。通常，一杯凍檸茶，厚切檸檬3片，薄切5到6片，新鮮檸檬果肉飽滿，切片挺括，初入口時，茶味濃郁檸檬香淺淡，用長柄湯匙搗碎檸檬果肉，使其汁水和果皮中的油脂溢散，再入口，檸香瀟灑唇齒，冰氣直入喉舌，清爽逼人，一身的暑熱浮躁瞬間消散大半。

香港節奏快，樓價奇高，生活成本冠絕全球，忙碌起來，恨不得勒下生肌，頭頂長角。餐後一杯凍檸茶，冰爽解膩，即刻就能卸去脾頭上不少的壓力。

傳統的中國養生之道，喝熱水吃熱食，才是健康康康的主流。冰飲如何融入香港人的血液，跟這座城市的歷史密不可分。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起源於英國或俄羅斯的下午茶傳入香港。之後，汽水、檸檬水等也陸續到埠。但距離可食用冰塊的大面積出現，仍需近百年時間。當時，放眼世界，除卻少之又少的伐冰之家，可在地窖儲存舶來的冰塊，以供暑熱之用，絕大部分普通人，做夢都夢不到可以食用冰鎮食品。香港也不例外。直到1866年，蘇格蘭工程師John Kyle在香港製造

出第一台製冰機，冰塊生產成本大幅縮減，晶莹剔透的冰粒，才開始慢慢進入食用行業。雪糕批、雪糕片、冷凍熟食、凍飲，隨之侵入一日三餐。

英式下午茶的習慣有了，唾手可得的冰塊有了，最善於居中混搭薈萃東西的香港人，便創造了極具香港智慧的凍檸茶。茶的苦澀微甘、檸檬的酸爽、糖的甜蜜撫慰，在碎冰直給的刺激裏，融入一杯渾然天成。既得茶飲之妙，又無死板照搬，直切中本地所需。且製作簡單，酸甜自主，冰涼解渴，一經推出，即刻俘獲各個階層的芳心。

細細回味起來，這杯撞出的味覺，恰如香港社會的極致濃縮，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國際、實用與口感、繁榮與壓力，既對立又統一。

正所謂：冰火同爐匯一盞，冷熱自渡是香江。



凍檸茶是香港人至愛飲品之一。作者供圖